

春节,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在熙熙攘攘的小菜场,在琳琅满目的大超市,人们拎着马甲袋,推着购物车,奔向亲情,走向家常。

在既定的概念里,春节是团圆的同义词。阖家团聚是很多年前流行的风俗。我家也不例外。再后来的几年,我把老父老母请到家吃年夜饭,酒未喝响,菜未尽兴,老爸就吵着要回家看春晚。我陪他们走出小区,扬招出租车,塞给老妈一张50块纸币,在老爸抱怨我浪费的牢骚声中关上车门,轻舒一口气。

不知不觉,双亲已至鲐背之年。在他们家,老人忙不动,我们忙不开。请他们出门,老父亲已不太方便。好在平日脚,吃的穿的用的,都在不断地送去,这顿饭各自吃,也无大碍。

有位朋友一直单身,双亲故去后,每年,同住石库门的邻居都请他共用年夜饭。想想人家一家门亲亲热热,自己一个外头人,轧在里面算什么名堂,他婉言谢绝。邻居们热心,每家送他一两只菜,这年,倒也过得丰饶。后来他搬进高层住宅,一过年,老邻居还会特地送菜过去。有几年,他索性跟着旅游团到周边的农家乐集体过年,这两年,出游受到诸多限制,独自守岁的他,有时候想想,觉得身边没个伴,很是孤单。再一想,未畅游心目中的沧海,若是为了抵御一朝一夕的孤独感,随便将就飘过来的云彩,实在不值得。

说到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父母会老去,朋友会走散,伴侣也有中道崩崩或分道扬镳的。年轻一代独生子女,更无兄弟姐妹……有一种理论,把人分为成长型和依附型。前者,一个人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后者无法独自生活,必得有个伴——父母、配偶、子女、情侣……或许,那些结了离、离了结的,那些整天闹分手复合的,都属于依附型吧。

我致敬所有家庭美满的人们,我深知维系这个美满,殊为不易。同样,我也致敬所有抱持信念,不为着一个“美满”的评价而委曲求全的单身女性和单身男性。如今,这些早已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尺。我认识好几位优秀的男生和女生,他们在自己的行业里干得风生水起,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他们不拒绝相亲,但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也不想降低择偶标准。

只要有一份自信,有一份坚持,一个人过日子,也能过得活色生香。独自过年,正好静下心来,放缓节奏,放松身心,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哪怕只在一个短短的长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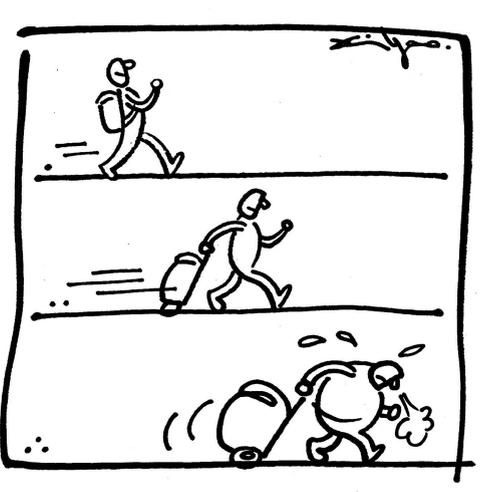
起源于民间的马灯调,宁波人几乎都会哼几句。对于过年的记忆,有不少与此有关,想起来常常忍俊不禁。

乡间有“闹年”习俗,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结伴去大户人家唱马灯调,会得赏钱。大年初一,村里几个孩子找来了,要父亲参加闹年,阿娘说,闹年好闹,越闹越发,但不能去菱漕头陈兰荪家。那年,父亲8岁,刚定了亲,未过门的媳妇是这家的,按规矩不能去。领头的尚性说,菱漕头有两家“大屋”,保证不去陈兰荪家。

走到菱漕头,尚性指着右边大屋说,这是陈邻生家。马灯调唱词都是现编的,父亲开口领唱:“正月里来是新春,陈家大屋点红灯。红灯照得铿铿锵,金银财宝滚进门!”大家一起拔着喉咙喊:“哎格伦敦哟,金银财宝滚进门!”屋里走出一个大孩子,两个小男孩子,大孩问:“老鹰湾叶家格?”“是!”“喂,领唱的报上来!”“叶元章!”“叶元章?”大孩子向屋里喊:“阿爸,叶元章唱马灯调来嘞!”走出一个老人,穿长衫布鞋,脸无笑容看着。见大人来了,小伙伴们催元章,再唱呀,多讲好话!于是接着唱:“正月里来是新春,陈家大屋喜临门,儿子孙子一大群,菱漕头村是头份!”老人摇摇头进去了,孩子们见他不发赏钱,越加吼得起劲:“哎格伦敦哟,菱漕头村是头份!”父亲喊:“哎,冒(别)走阿!赏钱还没给呢!”正闹得起劲,忽见门外有人挑着担子高喊:“陈兰荪先生,节礼到了!”父亲一听,吓得腿都软了,一溜烟逃走,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定了亲的两家不能走动,大年初一父亲却走错大门唱错歌,被小舅子看见不算,还向丈人阿爸讨赏钱,回家被

正月里唱马灯调

叶良骏



智慧快餐 郑辛遥 人生是一次负重旅行,不知不觉就超重了……

做一点无聊的事

赵荣发

这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一位学生的电话。我当过十来年老教师,和不少学生结下亦师亦友的情谊,其中就有小吴。他现在一家公司当文员,这天和自己的主管吵了一通,于是向我诉苦。我仔细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觉得不过就是一时误会:“你以前不也常说他的好,这回怎么全是他的错?”“我知道自己脾气也大了点,可他居然说我像煞有控调,其实并不潇洒!”而且小吴并不买账,“不行,我明天非得让他说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一听就笑了:“反正你这几日很无聊,不妨就找出几张照片来,让他看看你到地潇洒不潇洒!”

隔天清晨我刚打开手机,便发现这家伙早已发来好几张照片,带头两张,就是曾被他自己称为玉树临风的个人照。我一看不禁“噗嗤”:这愣头青,昨夜翻箱倒柜一阵以后,应该很快消气了,今天才不会再纠结那点破事啦!

无奇不有,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既有许多嗨翻天的快乐,也常有人生出“我好无聊”的苦恼,随后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做些看似无聊的事,为自己减压。

比如上下班途中,以前上车后,要么闭目养神,或看书读报,要么朝窗外“望望野眼”,现在就看手机,管它什么高雅低俗,大家本来也就是打发一点无聊的时间,提提神而已,又何必太较真了呢?

养宠物也成了一种风尚。以前乡里人家养条狗喂只猫,主要用来看家防盗捉老鼠,现在只为多个淘伴。养个宠物可要花费不少钞票,可大家愿意,钱不是问题,关键是养了可以解解闷气,免得太无聊。

那是一张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黑白照片,我和妹妹站在春日阳光下,笑得非常忘我,而我们的身前是一丛盛开的鲜花,哪怕是黑白照片,也能感受到鲜花给我们带来的欢乐。那个年代只是在春天或者秋天的公园里,或者在花展上,我们才能见到鲜花。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娘子出嫁如果出门时捧着鲜花,都会引得街坊和同事们啧啧赞叹。有一年初春,几日风雨后,我惦记着公园里的梅花,一直无暇去观赏,周末的早上赶到公园的梅林,见地上满是散落的红梅的花蕾,好心疼,一粒一粒拾起来放进展开的手帕里,到家找来一个大盘子放上水,将花蒂入水,铺满了一盘。第二天一早一觉醒来,盘中的花蕾居然都绽放开来,真让人惊喜不已!二十多年前,我特别喜欢马蹄莲,偶尔会去买一把,只是相较于当时的工资来说,一把马蹄莲,还是很贵的。有一次外出偶遇菜市场边上,一人面前水桶中竖立

七夕会

那是一张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黑白照片,我和妹妹站在春日阳光下,笑得非常忘我,而我们的身前是一丛盛开的鲜花,哪怕是黑白照片,也能感受到鲜花给我们带来的欢乐。那个年代只是在春天或者秋天的公园里,或者在花展上,我们才能见到鲜花。

没有人怀疑糕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老人重阳要吃糕,象征攀上“高寿”;小孩子开学要吃糕,象征“高高兴兴”去上学;考生要吃糕,象征“高中”;结婚要吃糕,象征新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春节吃糕,当然也要博个好彩头。

小时候,有一年春节,我随母亲去外婆家拜年,只见与外婆住同一幢楼的二舅妈在灶披间蒸糕。我脱口而出:“舅妈,在蒸糕啊?”哪知她竟然白了我一眼,很是恼怒,然后别转身子不再搭理我了。

我很迷茫。母亲告诉我:人家在蒸糕的时候,是不能说的。我不解:“为啥?我又不是说‘糟糕’!”母亲似乎也不清楚其中的奥妙,甚至有点不耐烦。此情此景,很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少年鲁迅问先生“怪哉”是什么虫而让先生很不高兴。

蒸糕里的梗,迄今我没弄明白;现在极少有人自己做糕,我又失去了可以请教的老师。真是可惜!江南多稻米,蒸糕多取米;北方多麦子,蒸糕多取麦。一样是糕,吃口不同。即使是软糕,也有个为什么这个硬那个软的问题。上海郊区不少地方盛产软糕——一种两寸见方,薄薄;还有一种大小如在一只大冬瓜的腰部切出一块,有人把它叫作松糕。

软糕、松糕与硬糕的分野,说穿了,就是糯米与粳米掺和的比例大小。糯米掺和得多些,糕就松软;粳米掺和得少些,糕就硬结。一般来说,崇明糕属于硬糕。硬到什么程度?那种硬邦邦的崇明糕,差不多可以把人砸得像一袋面粉落在地上,直笔笔一点不带反弹。

崇明糕还有一个特点,又大又厚。小的,有十来斤,已被认为是迷你版;大的,四十多斤,才算正宗,为别处罕见。

也有人选择出游。忙碌了一段时间,身心俱疲,干脆请个长假,去天南地北,圆一场“诗和远方”的梦想。如今走红网上的小林漫画,就有过如是的情景,其中有个场景,是一列正穿行在青山环绕中的绿皮火车,有节车厢的窗口里露出一个小的人头,画面下配着一句话:“世上最浪漫的事之一,就是一个人跑很远的去看另一个人。”

不过,总还有不擅浪漫,喜欢烟火气的家伙。我有个同乡发小,曾一起上学一起当过农民,后来他进了一家木器厂当工人,薪水低微,相貌比我还要难看,没想到后来娶到了一位织带厂的俏姑娘。几十年来,夫妻俩历经下岗再就业的波折,上有老下有小,但两人始终恩爱恩爱,及至前两年,还赢得了社区“五好家庭”称号。社区干事在采访他们的故事时,他的妻子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有人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却不晓得我家老张从来不会唉声叹气,他除了打工挣钱,就喜欢摸索,家里那座台钟早已老掉了牙,他修来修去修不好,照样搁在桌子上,好像供着一只招财猫。”他妻子说到这里,不禁莞尔,“不过,他的灶头功夫倒是不断长进,如今能把什

么菜都烧出了好味道。”社区干事后来把这几句话全盘写在了报道中,大家看了纷纷叫好,我也为此上门取经,不料发小连连摆手:“我可没你那么有能耐,我只是觉得,一个人总得找点事情去做,管它奇奇怪怪,总比死样怪气的好,你说对吗?”

发小的话刚出口,我便狠狠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兄弟啊,实不相瞒,我也做过不少无聊的事。比如我常常会在洗脸刷牙时,对着墙上的镜子笑一笑,挥几下拳头,对自己说,老头,加油!”谁知,我话音刚落,发小就笑得前俯后仰:“有趣有趣,原来你比我还无聊啊!”

着一大丛含苞待放的剑兰,5元一把,买好花,捧在胸前,在公交车上找了个靠窗位置,在40多分钟车程中,剑兰竟渐渐绽开了,欣喜地到家,插进花瓶,开心了好几天。鲜切花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后来自己开始种花。曾在花市买了一棵君子兰的小苗,卖花人说这个品种的花很漂亮,只是不能多浇水,要经常施肥。于是购得一本养花的书,照着养。到第五年的二月,在相对的叶片间冒出一支嫩绿的枝杈,由于没见过君子兰的开花过程,赶忙查了一下花卉种植的书,才知道我的君子兰真的要开花了!几天后“枝杈”裂开处,惊现一串花蕾,花蕾生长和裂开的过程很缓慢,到二月下旬,一朵朵橙红色的花才绽放开来,这或许是我见过的最娇艳的花了,一串12朵,像一个个金色的铃铛昂扬地向上伸展,花期很长,陪伴了我近一个月。每天我到家都要先去看看花,之后君子兰

为什么崇明糕要做得那么魁伟?据说崇明糕是古时崇明岛上的农民在年关到来之前向灶神祈福的食品。

灶神肩负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受玉皇大帝派遣到人间考察一家善恶然后回去述职的。他老人家不曾料到,人间浊世,老百姓都不是省油的灯,深谙“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你敢来,我就有对策。他们先是用“糖衣炮弹”侍候,让灶王多说好话;不济,再用黏滋滋的东西将灶王的嘴黏住,使之张不了嘴,开不了口,不就结了?那种黏滋滋,不是糨糊,不是炒米粉,必须满足黏、好吃、大剂量三个条件,否则怎么能搞定灶王?于是,崇明糕应运而生了。

你要知道,“崇明”两字的内含大有来头,崇明人其实都自带光环,是高明的。事实证明,崇明糕之所以有这样的甜度、黏度、量度去出奇制胜,乃是科学决策、有的放矢的结果。我看到有的崇明糕满是核桃、红枣、瓜子、糖冬瓜、葡萄干……仿佛新疆切糕。这不对,大量辅料的参与,使其结构松散,黏度下降,并不符合崇明人与灶王智斗的原旨。

崇明糕让我最为不爽的,不是口味,不是大小,而是切,而是蒸。大圆盘形的崇明糕,让我总是不能得心应手地切出整齐的条块状,难免浪费许多边角料;又由于崇明糕一蒸即软、一凉便硬,缺少股市上崇停抛出,跌停买进的技术指标,只好毛估估操作,因此无法把握最佳的品尝时机。但想到二舅妈的那副挫败感,我吃崇明糕,毫无阻碍,俨然一桩让自己变得高明的事儿,便坦然了,便幸福了。

快来吃崇明糕,“everybody”(崇明方言:再不来它就跑了!)

社区干事后来把这几句话全盘写在了报道中,大家看了纷纷叫好,我也为此上门取经,不料发小连连摆手:“我可没你那么有能耐,我只是觉得,一个人总得找点事情去做,管它奇奇怪怪,总比死样怪气的好,你说对吗?”

发小的话刚出口,我便狠狠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兄弟啊,实不相瞒,我也做过不少无聊的事。比如我常常会在洗脸刷牙时,对着墙上的镜子笑一笑,挥几下拳头,对自己说,老头,加油!”谁知,我话音刚落,发小就笑得前俯后仰:“有趣有趣,原来你比我还无聊啊!”

的花每年如约而至,美得让人心醉!后来按照堂兄教我的方法,给雌雄蕊授粉,花落了,居然长出紫红色的果,好看!之后每年的初春,成为期待君子兰绽放的日子。

前两年在网上买了几株不同品种的月季苗,当年春天种下,秋天就迎来了各色的鲜花,第二年春和秋,阳台上怒放的鲜花满园,红的、粉的、炫彩的,开了好多,硕大的月季层层叠叠,开得犹如牡丹。每天剪一把插在花瓶里,有时太多,遍插所有能找到的容器。每日换水,待到换水时微微一碰,花瓣纷纷掉落,于是索性将所有花瓣摇落撒于盘子里,大玻璃罐里,粉红色的花瓣堆积成景,真是美不胜收!这两年,因为疫情,无法外出,才发现上海的年宵花市也很不错。曾去郊区的农家,发现家家户房前屋后已不仅种植蔬果或茶叶,还种了各类花草,有的还留下一些观花的野菜,如马兰头,仅仅是为了那捧蓝色的鲜花。

现在,鲜花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大众生活中的寻常物,装点着人们的生活,带给人们喜悦,让普通人的日子都充满了芬芳。